

113

# 人生与幻想

周 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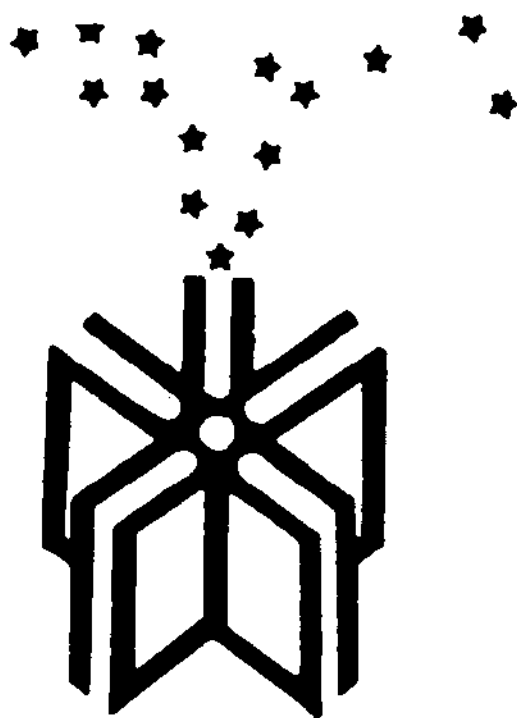
# WU JIAO



五角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 人生与幻想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4 号

责任编辑:戴俊

封面设计:陆震伟

---

人生与幻想

周涛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72,000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

ISBN7 - 80511 - 544 - 3/I · 161

定价:1.50 元

## 前 言

文的妙处不在趣思或技巧，大概如高手抚琴，妙音在心不在器。

文若如天籁妙音，则好比一座禅院，纳芸芸众生打坐习道，不自禁做起自身功夫，悟天地人之妙参造化而得涵养。

本书文章便如是。无五色迷眼，无七音乱耳，不见赘语、套语、酸语、道学语，只有一种美妙性格的人的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流露一种情愫，一种才调，一种旷达，一种了悟，一种境界。

作者笔通手，手通心，心通自然，摄大入小，纳天地于须弥，读来有一种“本真”在其中，抑或寥寥数语，使人受益匪浅。

民间有言曰：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杯茶；为公苦，为私苦，苦中作乐抱壶酒。茶酒自遣是做人小道，读几篇好文章当是做人必要。

若书中文章能有打动人之处，则作者的寒窗之苦和编辑的劳动不算冤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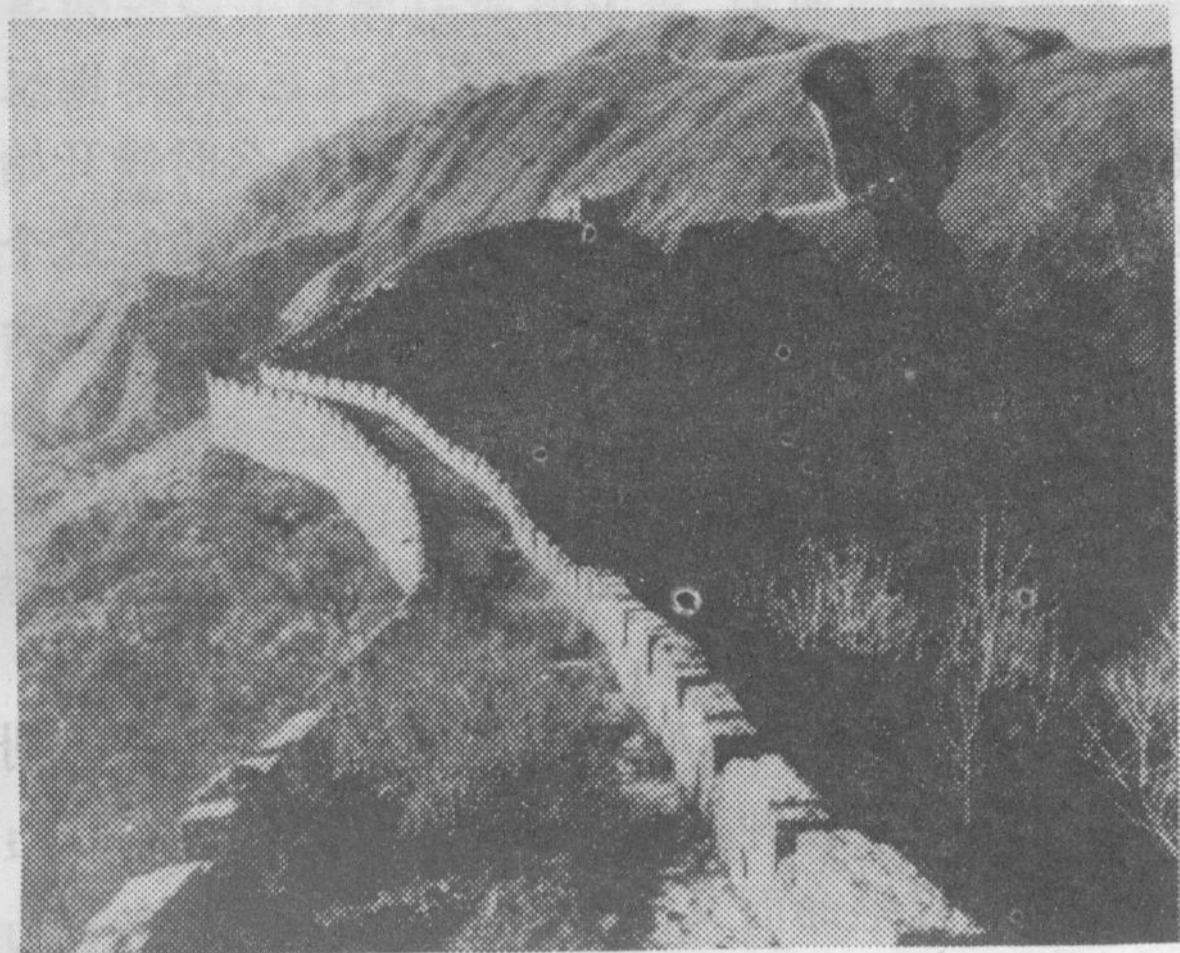
戴 俊

1991. 12. 30

# 目 录

## 前言

时间漫笔 .....	(1)
秋天的树 .....	(7)
旋动的肢体 .....	(11)
思想的湖 .....	(16)
亲爱的麦子 .....	(20)
黄土大道 .....	(25)
黄昏的炊烟 .....	(29)
一匹难忘的猪 .....	(34)
烟酒茶短语 .....	(39)
独坐答隐形人问 .....	(55)
酒徒颂 .....	(61)
游太保山记 .....	(65)
守望峡谷 .....	(72)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	(80)
读《古诗源》十记 .....	(99)



## 时间漫笔

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时间如水我如鱼。  
那是烟、雾、空气的包围，浑然不觉如影相随，我几乎不能明确是我拥有了它还是我正被它裹携。

它是那样直接、迫近、强大地面临着所有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却最容易被忽略？

风无形，可是柳枝拂动、树弯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空气无状，可是在阳光透射下，可以看到尘埃浮动、地气上升、目击它模糊的形态。

但是时间呢？

谁感受到它的力量、目击过它的形状？

有过一位诗人妄图正视它，结果那位诗人哭了。他突然发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隔离，感到面对一圈无形的墙壁无法穿越的痛苦。

还有一位也是诗人曾经试图接近它，结果他反而给推得更远了。他在江边痴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月亮的？月亮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人的？这个问题是世界柔软的腹部，谁的拳头打向这里，谁就会因扑空而迷惘。

时间是空的。

它大到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如宇宙天空，如一切生灵唯一的裁判，如神；

它小到无影无踪、无孔不入，它甚至规矩渺小到了可以被任何一位钟表匠囚禁于方寸之间，如奴隶；

它操纵着生命而又似乎被人操纵。

它掌管了生杀予夺之权而又隐形无声。

处处有它而无它，处处无它而有它。

它是谁？

它是钟表里的刻度，是太阳和月亮的约会；是由黄转绿暗暗托出春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淹没了宇宙万物的滔滔洪流；是神秘的意志，神秘的脸，是一切生命的杀手和产婆。

谁能画出它的肖像呢？

在我们的想象力的铁路修不到的年代里，一个东方农耕民族，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了它，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季”。“季”是以四种容颜出现的，循环往复，互相衔接，从未有过一次失误。

当然还是东方，一些狩猎民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因而他们看到的也主要是黑白两色，白天是白的，黑夜是黑的，他们把它叫“日子”。

另外是游牧者，他们很容易把它叫作“纪元”，漫

长的动辄千里的迁徙和转移,使他们随着或逆着它移动,也使他们看到了它更真实的茫茫无声的面容。

漏、晷、钟、表。

这些都是人类妄图捕捉住它而设的夹子和陷阱。人们以为捉住了它,紧密地把它关在里面,非常珍惜,仿佛里面关了一只规矩而又准确的小松鼠。

在这种儿童游戏面前,它是宽容的。它不愿意拆穿这种幼稚的错误。

人们经常爱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怎么能够有或者没有时间呢?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它赐予的,都为它拥有,就像我们不能说自己有没有天空一样。

它给了我们那么多时日,让我们饮食男女、劳动思考,让我们创造,它多么伟大仁慈!我们每每看到太阳饱满金红地升起,就把太阳想象为它的脸,心里流露出—个生命对它的崇拜和感激。

然而也许人们总的来说是让它失望的,人们不珍惜生命,人们不仅挥霍而且极其藐视时间,人们把它给予的一生随便地混过去……于是它使所有的人死去,让新的人诞生出来。结果差不多,于是它再让这批人死去,让新的一代再诞生。如此循环,无数代矣,它的希望竟还没有绝灭,这是多么伟大的耐心!

时间呵,我们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

在您的忍耐和仁慈之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无所事事,没有目标;因为空虚,我们互相勾心斗角;因为无聊,我们把对同类的践踏当作平生乐事。



我们还崇拜金钱，就像小孩崇拜自己屙出来的屎一样。

我们不珍惜生命，但我们却贪生怕死。

我们以自私为核心，但我们经常向别人曲背弯腰、胁肩谄笑；

这些，当然你都看见了。

极度的灵活，超自然的伸缩性，不可思议的变幻速度。是的，鼯鼠一般，短肢、细长柔韧的身子，光滑的皮毛滴水不沾，豹头，双眼凝注而有神采。

无处不可穿越，无处不可逃遁。

闪电的一击，比一切猛兽凶猛。

它象征着“短暂”的残酷力量，而这正是时间的另一属性。在这寒冷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时光匕首面前，谁也没有能力躲闪。这位快捷的剑客，它的暗杀从来没有落空过。

恐惧就是这么来的，和生命一起来的。植根于生命的底核，随着大无畏的生命一起生长。当生命吸收营养的时候，它也吸收；当生命衰弱老化的时候，它睁开了眼睛。

恐惧是灵魂中基本的颜色，是使灵魂活动的力量，梦是它的镜子。

不知畏者不足畏。

时间的弥天洪水在通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时，是细腻，是一根伸缩变化的悠长的皮筋。小女孩就是在猴皮筋上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她们像一群小鸟，在时间的枝上跳来跳去。她们正处在可以把时间当作玩具的年龄。

“一五六，一五七，马莲开花二十一”。

这种音韵上口毫无内容的歌谣，仿佛不是唱给人听的，因为它什么意思也没表达；但是只有小女孩子们爱唱，这些精灵仿佛是唱给人类以外的什么东西听的。

时间对小孩子来说，是那样像老人，慢腾腾地难熬；

时间对老人来说，是那样像顽童，转眼就不见了，怎么也抓不住；

时间对那些伟大的男人来说，是女人；可以占有，可以利用它无形的躯体延续自己短暂的生存，所有伟大的男人都曾使时间怀孕，从而在历史上复印出自己的影像；

时间对那些美丽的女人来说，是男人；它是那样言而无信、轻浮短暂，那样轻易地摧毁和抛弃美。

人们不都是生活在时间的猴皮筋上么？

时间从来就没有公正过。

对排队的人，它磨蹭着；对有急事的人，它拖延着；

对“找时间”的人，它躲闪着；对“赶时间”的人，它飞跑着；

对没办法打发时间的人，它恶意地空洞着。

对美妙幸福的事，它吝啬着。

对辛酸痛苦屈辱的事，它挥霍放纵着。

它就是这样生性荒诞无稽、常常捉弄人。

我们以为时间是帝王，是最后的裁判。

我们总是把一代人解决不了的纠纷、矛盾、疑问

留给它，寄希望给它来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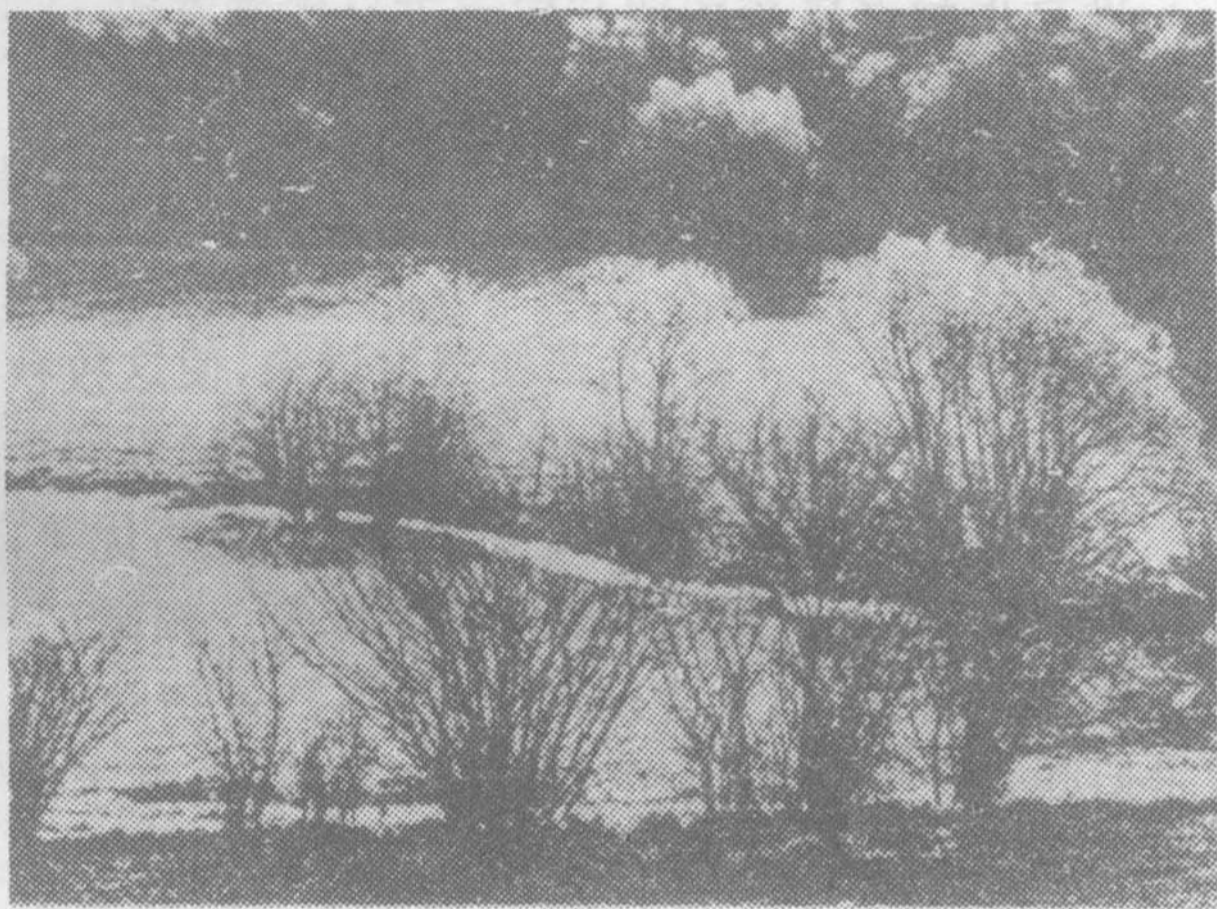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理睬过我们，既不关心也不评判，就像鱼在水中争吵并不与水有关，也像鸟在天上厮杀并不于天有碍。它静默地坐在一切之上，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同时它又有细致灵巧的手指，猫的无声脚步……悄然移行。

我是多么渴望看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事物再现！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

在时间的尽头，在幽暗的内脏，在呈现着虚无假象的背面，在意识的深不可测的井底，那神秘的、那玄妙的、那不可洞察的创造万物之手——是什么？



## 秋天的树

这里就是秋天。

它辉煌的告别仪式正在山野间、河谷里轰轰烈烈地展开。它才不管城市尚余的那三分热，把那一方天地搞得多么萎蔫憔悴呢，它说“我管那些？”说完，就在阔野间放肆地躺下来，凝视天空。秋天的一切表情中，最核心的就是：凝神。

那样一种专注，一派宁静；

它不骄不躁，却洋溢着平稳的热烈；

它不悲不怨，却透出了包容一切的凄凉。

在这辉煌的仪式中，它开始奢侈，它有了一种本能的发自生命本体的挥霍欲。一夜之间，就把全部流动着嫩绿汁液的叶子铸成金币，挥撒，或者挂满树枝，叮当作响，掷地有声。

谁又肯躬身趋前拾起它们呢？在这样豪华慷慨的馈赠面前，人表现得冷漠而又高傲。

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她拾起一枚落叶。金红斑斓的，宛如树的大鸟身上落下了一根羽毛。她透过这片叶子去看太阳，光芒便透射过来，使这枚秋叶通体透明，脉络清晰如描，仿佛一个至高境界的生命向你展示了它的五脏六腑。一尘不染，经络优美，“呀！”那女孩子说，“它的五脏六腑就像是一幅画！”

还有一个老人，一个瘦老头，他用扫帚扫院子，结果扫起了一堆落叶。他在旁边坐下来吸烟，顺手用火柴引着了那堆落叶，看不见火焰，却有一股灰蓝色的烟从叶缝间流泻出来。这是那样一种烟，焚香似的烟，细流轻绕，柔纱舒卷，白发长须似地飘出一股佛家思绪。这思想带着一股特殊的香味，黄叶慢慢燃烧涅槃的香味，醒人鼻脑。老人吸着这两种烟，精神和肉体都有了某种休憩栖息的愉悦。

这时的每一棵树，都是一棵站在秋光里的黄金树，在如仪的告别式上端庄肃立。它们与落日和谐，与朝阳也和谐。它们站立的姿势高雅优美，你若细细端详，便可发现那是一种人类无法摹仿的高贵站姿，令人惊羨。它们此时正丰富灿烂得恰到好处，浑身披满了待落的美羽，就像一群缤纷的伞兵准备跳伞，商量，耳语，很快就将行动……大树，小树，团团的树，形态偏颇的树，都处在这种辉煌的时刻，丰满成熟的极限，自我完美的巅峰，很快，这一刻就会消失，剩下一个个骨架支楞的荒野乞者。

但是树有过忧伤么？

但是树有过拒绝落叶的离开么？

当然没有。它作为自然的无言的儿子，作为季节的使者和土地的旗帜，不准备躲避或迁徙，这是它的天职。

当我们在原野上看到一棵棵树的时候，哪怕是远远地，只看见团团的、兀然出现在地面上的影子，我们也会感到这是自然赐给我们的一番美意。当然随之我们就会遗憾太少，要是更多一些该多好，要是有一片森林该多好！但是毕竟是因为有了这几棵树才引起我们内心更大的奢望。

对森林的奢望，恰恰反映了每个人对远古生活本能的回忆和依恋。

荒野是那么寥廓；

荒野上的道路是那么漫长；

原先驻守在这片荒野上的树呢？它们曾经无比强大，像一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大兵团。密集的喧哗的笑声，仿佛在嘲笑一切妄想消灭它们的力量，而且它们拥有鸟类和众多的野兽，这些鸟兽类也不相信森林会消失。

但是时间被人利用了；

时间使人成了最强大的；

人类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一斧头砍死一棵树，就像杀死一个士兵，最终，整个兵团消失了，连骨头也不剩。

后来的人，谁还记得荒原不久以前的童话呢？关于树的呼吁已经很多了，我不打算重复了。我只是觉得，树在中国北方像流窜深山的小股残匪一样悲惨。

我忽然想到，当地球上砍伐掉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人类肯定是更发达、更神奇了。但是那时人类将用什么办法复制一棵树呢？复制一棵真正的树——会增长年轮的、会发芽、开花结果、叶子变成金币自动飘落的树——假如有谁可以做到，那无疑会成为科学史上的崭新一页。

但那将是多么滑稽的一页呀！

因此，对树充满敬意吧——从现在开始，对任何一棵树充满敬意，就像对自己的上司那样。



## 旋动的肢体

有人早就说过了：你在舞台上看不到真正的舞蹈。

这句话堪称一句名言。因为这句话在对一类被脂粉包裹着的事物充满藐视的时候，同时对另一类被生活的尘土遮盖着的事物表达了深切的认可。

如果舞蹈原本作为人体在情绪之手的神秘力量下的自然旋动，它的语言藏于开合剪动的步态，它的美质隐于难于言传的神韵，它的暗示在眉梢眼角，一颦一笑之间，它甚至就是在风尘之下，市井之肆、绿洲大漠之间呼吸着、生动着、旋转着的一种生命的姿态。

我但愿人们能够这样，专注于生活中的肢体的旋舞，迷醉于风的精灵拨动万物时的姿态，而不至于



长期地被夸饰的华彩所迷惑。

因为虚假乃至愚蠢往往就是这么产生的。在所谓“艺术”的假象下渐渐麻痹，是损伤人类活力的办法之一。

而智者的巫术在于恢复人们的知觉。

行走着的肢体有一种美。

行走着的肢体有一种千差万别的美，独特的美，种族的或是民族的美。

血统、宗教、地域、文化、几千年的力量微妙地传递下来，传递在移动的肢体上，体现了无形力量的控驭。

这就是舞姿奇异的花所植根的土壤。

是风催动了森林、树木、花草的舞蹈；

是山势造成了河流的扭动、浪花的欢跃；

是生命的活力使得鸟在空中盘旋，兽在大地奔跑；

那么是什么，使生存在这一片地域的人们行动、旋转、进而爆发演变出这样质朴自然的舞蹈呢？

也许是沙漠吧——

沙漠是那么寂静，沙丘和流沙是那样一种休酣宁静了的起伏和律动。像静止的海却保留了海的波浪；也像沉睡了的风，却留下了风运行过的形状。

赤足的人们受到黄昏的感召，被内心的要求驱使，在海的模型上舞蹈。瞧那老人的专注吧，（莎车县赛乃姆舞）可是为什么老人在沙漠里跳舞而不是在公园里打太极拳呢？

那么也许是叶尔羌吧？